



农村曲艺小丛书

闹坊院

路 丁 晓 声 作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农村曲艺小丛书

鬧場院

路丁、晓声作

鬧場院

路丁、晓声作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3935

开本 787×1092 毫米 1/50 • 印张 1 • 字数 15,000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統一書号：T 10039 • 938 定价：（3）0.11元

編者的話

一、为了更好地貫徹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針，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鼓舞群众的生产热情，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特出版《农村曲艺小丛书》。

二、小丛书的对象，主要是农村俱乐部、知識青年、基层干部及广大农民。

三、小丛书的内容，以反映农村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为主，大力宣揚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

四、小丛书的形式要求多样（快書、快板、鼓詞、相声等），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演出方便。

五、小丛书将长期出版，每年出一批。热望大家积极投稿并提出意見和要求，帮助我們編好这套小丛书。

目 录

鬧場院（河南墜子）	路 丁（1）
倆鴨蛋（山东快書）	路 丁（17）
借車子（山东快書）	晓 声（35）

開場院

(河南墜子)

路 丁

太阳出来照山洼，
山洼里有一家好人家。
前二年就是他夫妻俩，
打去年添了个娃娃就成了仨。
大嫂子名叫李近秀儿，
大哥姓田叫田大发。
都说他两口儿多般配，
说起来也真是不差啥：
田大哥今年三十岁，
田大嫂打罢新春二十八，

俩人的年紀儿不差啥。
田大嫂是个中等个儿，
田大哥比她略猛拉，
俩人的个头儿不差啥。
田大哥能看报纸会写信，
田大嫂也能把笔拿，
俩人的文化不差啥。
田大哥种地是能手，
庄稼活路儿顺手抓，
犁就犁，耙就耙，
耨耨撒种不离把，
打就打，轧就轧，
扬场更是老行家。
大嫂子是他的好帮手，
能生产来会管家，
论裁剪，数着她，
能织布，会纺花，
割砍刨锄都能干，

饶茶办饭不算么，
俩人的本领也不差啥。
夫妻两个多恩爱，
人家好的可没法啦：
白天里双双去生产，
到晚来，回了家，
嘻嘻哈哈的逗娃娃，
大嫂子去走娘家都不过夜，
田大哥要是有事出门子，不论早晚也得
赶回家。

大嫂爱穿戴，
大哥体谅她，
拾掇得干净利索惹人夸。
你看那：乌油黑，好头发，
网子纂，白铜叉儿，
鬓边耷拉着头发绺儿，
头发绺儿上把卡子拈，
裤褂儿肥瘦正可体，

青布鞋紧趁花线袜儿。
大哥不讲穿和戴，
一心的出力种庄稼，
整年价蓝布扎腰旱烟袋，
说笑打闹没有他。
干起活来好又快，
全庄上十人提起九人夸。
大嫂子更是知冷热，
处处体贴心上的他：
四季衣裳应时做，
从不断新鞋和新袜儿，
一日三餐搭配得好，
过两天儿就得闹碗鸡蛋茶。
两口子样样般配样样好，
就一样儿差的却挺大法。
众位要问是哪一样儿，
这得慢慢的对您啦。
去年秋，生产队里闹改选，

大家选上了田大发，
选他在場里当場长，
場里的大小事情全都交给了他。
眼看着砍了高粱割谷子，
掰了棒子杀芝麻，
場院里堆的眼山一样，
这可忙坏了田大发。
白天里领着大家把活儿干，
到夜晚还去巡邏看庄稼，
离开一会儿心也放不下，
他就在場里安了家。
从此就家里的事情沒空儿管，
都丢給大嫂她自家。
先上来，他当場长大嫂也高兴，
还会到人前把她的丈夫夸。
这一陣儿打了打算盘合了合賬，
越合越觉不对茬儿：
当干部光落个空名儿有啥用？

不当吃来不頂花。

自家的事情他不管，
落得我一处不到一处隨。

她左算右算不合算，
暗地里去找大哥啦，
她叫大哥辞掉这场长，
哪知道說了几次都白搭。

为这事儿俩人的思想有了岔儿，
岔来岔去成了疙瘩。

大嫂子赌气不食黑儿来不起早儿，
拿定主意要找茬儿，找茬子把他的后腿
儿拉。

眼看着过了寒露霜降到，
天气轉凉西风刮。

这一天，田大嫂自留地里去拔萝卜，
差点儿沒把她气煞，
人家的萝卜都象棒槌大，
她的却象个猪尾巴。

气的大嫂顏色变，
抱起籃子来就回了家。
赶的巧，又听見三嫂二孀儿把人罵，
罵的正是田大发。
田大嫂本知道她俩是出了名的“不論
理”，
要是信她的，怪好的两口子也得分家。
要在往日里，大嫂得跟她辯辯理，
今天却覺着罵的正对茬儿。
气的她刮着旋风回家轉，
走进廚房把气撒。
煮上一鍋胡蘿卜，
还唧唧嚕嚕的把牢騷发：
“什么人，什么待，
就叫你尝尝这自留地里的好庄稼，
煮一鍋猪尾巴蘿卜叫你当頓飯，
看看你顧家不顧家！”
大嫂越說气越撞，

再也不能往下压，
三把两把弄灭了火，
站起身来就离了家。
一蹦子跑到场院里，
、見大哥正领着大伙儿打芝麻。
田大嫂怒气冲冲不說話，
到場屋里鋪的盖的一摞拉，
被窝、褥子卷成个卷儿，
掖将起来就要回家。
大哥一見忙拦挡：
“看看你这是为什么？”
“为了什么你知道，
沒工夫跟你閑磨牙！
我問你，这个家你还要不要？
肯不肯摘掉这烏紗？”
大哥說：“你放下行李咱回家講，
就不怕吵吵鬧鬧的人家笑話？”
大嫂一听火儿更大，

干脆打开了电话匣，
本来都是些平常事，
叫她一说就滚了疙瘩：
“你害怕，我不怕，
管人家笑话不笑话，
自从你做官儿当了场长，
家就不是你的家，
一摊子乱事儿都交给我，
闹的我胡子、头发一把抓。
自留地，一分八，
又得刨，又得耙，
又得送粪打坷垃，
点种、间苗和浇水，
锄草、打岔把虫儿拿，
单等庄稼成熟了，
又得割砍又得拉。
地里的活儿忙不了，
家里还有一扑拉，

养猪羊，喂鸡鸭，
又做饭，又烧茶，
衣裳、袜子都得洗，
鞋底儿、鞋帮儿也要纳，
孩子饿了要吃奶，
哭了闹了得哄他。
一生日的孩子不懂事儿，
不是尿来就是拉，
尿湿了，得去晒，
拉上了，又得洗来又得刷。
这些事儿都叫我一人干，
你想想复杂不复杂？”
田大嫂有意的把事儿来夸大，
田大哥慢言慢语儿的把话答：
“小儿他娘，看事儿得朝远处看，
可不能光往眼前瞅，
大家选咱是信任咱，
做事就得为大家。”

大嫂听说更有气：

“你不说我倒忘了啦，

为大家，为大家，

还当是你把人为下？

张三嫂晚来一会儿你把工分儿扣，

李二孀儿抓把花生你批评她。

你一不聋，二不瞎，

就不听听人家都是说什么？

张三嫂说你是‘六亲都不认’，

李二孀儿说你是‘官儿大脾气发’，

你在外边把人得罪净，

家里扔下一扑拉。

忙的你不分白来不分夜，

十天半月的不回家，

等孩子长到会说话，

说不定就不认你是他爸爸。

你为大家谁为你，

想一想，除了挨骂你赚下的么？”

大哥說：“为集体就得积极干，
哪里能怕烧怕烫的为自家！”

“說自家，道自家，
說起来更把人气煞，
你也到自留地里去看一看，
看看自家的好庄稼，
人家的蘿卜都象棒槌大，
咱的好，小的象釘头儿，大的象洋蜡，
頂大的才象个猪尾巴！

怎么說，也是誰家收了誰家富，
誰家不收誰抓瞎！”

大哥这里嘿儿嘿儿笑，
出言来又叫小几他媽：

“集体化好比大河里的水，
你忘了，大河里有水才干不了洼。
自留地不过是叶儿上的露水，胳肢窝儿
里的汗，
再好也攔不住大支撒。